

赤夜

上

路 —





2 039 2648 5

赤 夜





2 039 2480 6

赤 夜

下

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内 容 说 明

1932年，冀中平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高蠡暴动。国民党反动派对它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把烈士的头颅挂在城楼上示众，妄想以此震慑人们不再革命。但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人民不畏强暴，继续斗争。长篇小说《赤夜》就是形象地再现了冀中人民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然英勇战斗的生活。作品把经济斗争和武装斗争，农村斗争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时代风貌。

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吴三喜的嫉恶如仇，田大娟的外柔内刚，破烂儿的纯真勇敢，二妹子的热情正直都写得栩栩如生。

在语言运用上，作者大量吸取冀中地区朴实生动的口语，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绣 像 黄 胃
插 图：王 怀 琪
封 面 设 计：于 绍 文

赤 夜（共两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1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frac{3}{8}$ 插页 8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2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27,000

书号 10019·3341

定价 1.90 元



苏少石一九八二年二月画于北京







一九八二年 鄭

目 次

第 一 卷

一	长夜难明.....	3
二	悲惨的岁月.....	17
三	血淋淋的人头.....	30
四	路祭	41
五	情义	53
六	白色恐怖	71
七	一丈青吴三喜	88
八	吴国宾逞恶威	108
九	报复	120
十	火	136
十一	思念.....	147
十二	萧金莲捉妖	159
十三	不期而归	169
十四	叙家史	183
十五	血溅吴家楼	194

第 二 卷

十六	田大娟	211
----	-----------	-----

十 七	斗 衙.....	235
十 八	出 狱	262
十 九	奔走革命	290
二 十	叛逆者	311
二十一	在困难的日子里.....	327
二十二	夺 粮	348
二十三	在头伏棚里	366
二十四	踏出路径	382
二十五	咆哮的渚龙河	404
二十六	大水过后	420

第 三 卷

二十七	飞龙镇	447
二十八	重逢.....	462
二十九	播种.....	482
三 十	贾家楼	498
三十一	钱寡妇出丑	517
三十二	患难兄弟	532
三十三	刮骨疗毒	553
三十四	八拜结交	570
三十五	风雨欲来	580
三十六	夜深人不静	593

第 四 卷

三十七	村里来了陌生人	607
-----	---------------	-----

三十八	高记铁匠铺.....	629
三十九	二返姜桥.....	648
四十	同志之间.....	669
四十一	石桥打劫.....	689
四十二	赵五江治伤.....	719
四十三	碱口洼的烟火阵.....	735
四十四	反围剿.....	751
四十五	聚集力量.....	770
四十六	又擎起红旗.....	780
后记.....		794

第一卷

— — — — —

(

(

h

v

v

.

(

.

一 长夜难明

启明星在天幕的东南角上徐徐升起，聚会了一夜的群星，相继隐没在无边的天际。村里传来鸡鸣狗叫的声音，接着，卖豆腐的梆子也敲起来了……

姜桥村南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方才还象是雾气沼沼褐色的海洋，现在逐渐地能够辨别出这旷野里密密麻麻挤得严严的是一地庄稼，而且能分清哪是高粱，哪是谷子，哪是玉米，就连哪是红高粱、白高粱，哪是“黑老鸹翻白眼”，哪是“金黄帽儿”，都能辨清了。还有整块儿的黑豆、棉花、芝麻、苜蓿，最矮的爬着地皮长的是红薯和花生。它们一块块、一条条，毫不礼让地互相拥挤着，争夺着地力和阳光。

蝓蝓儿为了在草棵底下寻找配偶，叫了一夜，疲累了，休息了。现在轮到蝓蝓儿叫了。不过，它们是叫叫停停，停停叫叫，非到太阳晒得最热的时候，才用上全身的力气振翅高歌。

就在这时候，从横贯姜桥村南，潞龙河北堤的狐狸洞里，钻出一条满身泥巴，分不清毛色的狗。它警惕地竖起两只耳朵，仰着头望望天空，望望四外，低下头闻闻地皮儿。跟在狗后头，又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赤身露体，光着两只脚丫子，只在腰间一前一后搭拉着两片破布，遮着他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他爬出洞口，便十分敏捷地挺身站起来，睁大两只机警

的眼睛向四下张望。一眼就看得出他还是个孩子，是个发育得不太壮实的孩子。大长的头发粘了许多草末儿，脸被泥污糊腻着，看不清眉眼，要不是他出了洞口张开嘴打一个哈欠，露出那排雪亮的牙齿，睁开一双白眼仁显得过多的眼睛，你很难分清他的前后。几乎是在四下张望的同时，他猫腰拣起一件东西，打一声口哨，人、狗眨眼间一齐消失在青纱帐里。

这孩子是姜桥村的姜破烂儿，外号“鬼难拿”，又叫“草上飞”。说不清他现在究竟多大年岁，人们光记得军阀混战时，村里出官车，拉辐重，村长吴国宾派他爹姜四海当车伕，那会儿破烂儿还是个拖着鼻涕的孩子。

当时，姜四海本来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满脸大胡子，人又长得老相，按年岁，论模样，队伍上是不要这样的人当军车把式的。吴国宾生了个法儿，叫人给姜四海剃光了脑袋，刮净了胡子，又给接车的副官擗了十块大洋，姜四海就这样被挑上了。临走的工夫，四海的哑巴媳妇打着扑拉拉，又哭又叫地拦截着不放。姜四海也抱起儿子，流着眼泪亲了又亲，舍不得离开。接车的副官用马鞭子好一阵子抽打，才把这一家三口子轰散。

姜四海一走多年，杳无音信，有人说他在火线上被炮弹炸死了，有人说军车过黄河时给淹死了，也有人说姜四海被红军掳去了……谁也不知道姜四海究竟还在不在人间。孤儿寡母把村里给的安家费二十块大洋吃干花净，再也没有别的指望，哑巴娘和破烂儿便拉着枣枝根串着村的要饭吃过日子。

姜破烂儿长到十岁上，正是中国人民闹革命，国民党、共产党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姜桥一带村庄都成立起农

民协会，口号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姜桥村的农民协会还揪着这村恶霸地主胡四起到县城里游了街，清查了村长的账目，罚款两千元，修了学堂。这当儿从城里来了个教员模样的人，人们称他萧老师，此人姓萧叫继光。这个萧老师来后，结识了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马太和他的表弟吴三喜。

吴三喜是姜桥村的穷户，但不是最穷的，还有三间破砖房住着，虽说旧吧破吧，总还有个遮风背雨的窝龕儿，另外在村南高岗上还有祖辈留下的八分园子地，他和爹娘一家三口就指着这点产业过日子。他表兄马太比起他来就更穷了，那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爹娘在马太不知事的时候就下世去了，几岁上，他姑姑——吴三喜的娘把他揽过来，马太就是在吴三喜家长大的。三喜的娘吴二婶待马太比亲生儿子不在以下，只是因为日子饥窄，十五岁以后，就打发他给当村财主家扛活去了。

马太知道姑母拉扯他不容易，年年把身价一个子儿不留地交给姑母过日子。中国人民闹革命的这年，马太已经小三十的人了，村里成起农民协会，大家推他当了会长。三喜小他表兄十岁，也是二十左右的人了，见表兄入了农民协会，便也跟着参加进来。兄弟俩听上边来的人宣讲国民革命军北伐是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觉得日子有奔头了，对农民协会的工作干得最积极，兄弟俩跑前跑后，不辞劳苦。斗争地主，清算村长、保长的时候，哥儿俩也是挑着头儿地干。也是姓萧的有眼力，一眼就把马太和吴三喜看中。马太、吴三喜和萧继光交了朋友，从这以后，姜桥农民协

会的工作搞得更活跃起来。

在萧老师的暗中指导下，由马太出头，把全村最穷又敢干的贫农、雇农联合起来，秘密成立了穷人会。萧老师给他们开会，讲穷人怎么穷的，富人怎么富的；讲阶级压迫；讲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后农民协会的大事小情便都是穷人会领着头干。逢到秋天和麦熟季节，穷人会就发动姜桥和姜桥一带村庄的穷人，哄抢地主富农的庄稼。事情闹得风是风火是火，穷人们当时真是扬眉吐气，挺着胸脯子走道儿。地主老财土豪劣绅们骇怕了，猫在家里，或是躲到城里不出来，就连县官、区长都睁着个眼合着眼，惧怕农民协会、穷人会几分呢。

只是，这样扬眉吐气的日子过了不久，传说国民党叛变了，农民协会、穷人会慢慢地不时兴了，从此，不敢明着折腾，只得在暗里行事了。

那时，咱们看见的那个姜破烂儿，才是个十来岁的人，身子骨精瘦，个头儿又小，看去还象个小孩子，只有那两颧闪闪烁烁雪亮的大眼睛，显示出他已经懂得了些人间世故。

有一天晚上，破烂儿从外村讨饭回来，正在村南朱家园的大井边用浇园的柳斗提水喝，黑暗中看见有人走来。他把身子掩在扁豆架下，要看个究竟。一会儿，只见前前后后来二十多人，黑影中他也能认出，他们当中有黑牛、郭丑、刘三元、赵大小、杨赋歪、老灶火……老远看得最清楚的是马太，他个头儿不高，身板儿粗壮，接着听见马太拨拉着查点了一下的人，而后瓮声瓮气地却又吐吐历历地说了些破烂儿一向没有听人说过的话。他隔三片四地听马太说：“共产党在南方”如